

植物也会安慰自己

ZHIWU YEHUI ANWEI ZIJI

王永娥◎著 WANG YONG'E ZHU

盐池文丛



宁夏出版传媒集团
宁夏人民出版社



王永娥，女，汉族，1979年2月出生。宁夏盐池人，宁夏作协会员。2013年开始诗歌写作。共写有诗歌200余首，其中作品发表在《盐州文苑》《宁夏文艺家报》《神州》《黄河文学》等。

盐池文丛

植物也会安慰自己

ZHIWU YEHIU ANWEI ZIJI

王永娥 著

WANG YONGE ZHU



黄河出版传媒集团
宁夏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植物也能安慰自己 / 王永娥著. — 银川 : 宁夏人民出版社, 2015. 12

(盐池文丛)

ISBN 978-7-227-06214-1

I. ①植… II. ①王… III. ①诗集—中国—当代
IV. ①I22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310725 号

植物也能安慰自己

王永娥 著

责任编辑 姚小云

封面设计 张自君

责任印制 肖艳

黄河出版传媒集团 出版发行
宁夏人民出版社

地 址 银川市北京东路 139 号出版大厦 (750001)

网 址 <http://www.yrpubm.com>

网上书店 <http://www.hh-book.com>

电子信箱 renminshe@yrpubm.com

邮购电话 0951-5052104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 宁夏润丰源印业有限公司

印刷委托书号 (宁)0000083

开 本 880mm × 1230mm 1/32

印 张 6.75

字 数 150 千字

印 数 2000 册

版 次 2015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27-06214-1/I · 1591

定 价 32.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这套丛书是具有现代文学性的草根原创作品，探索并形成着人性和灵魂，如何在一条还乡路上的思考。

盐池

为一种地域的注脚

我们把树林走的会有多“茫然”

阿 尔

诗歌在盐池是有福的。这个不大的县城，当年的红色革命老区，在近二十年的时间，从生于 50 年代的诗人，到生于 90 年代的诗人，竟然涌现了一大批具有现代性的诗人，这在国内也是少见的。在这里，我强调的是“现代性”，应该是诗人自身所具有的自觉的不自觉的与他所处的时代有着类似的精神气质的，而不是那些充满了高大上的以及标榜着正能量的投机分子文学存在。

从这个意义上说，仅就盐池女诗人王永娥的诗歌而言，就具备这样的诗歌气质。或许，也可以这样说，王永娥的诗歌，比起当下热炒的女诗人余秀华的诗歌也毫不逊色。但这样来比较，对王永娥的诗歌应该是一种善意的伤害，也更是对女性诗歌的不尊重和误读。因此，我更愿意从其它的层面说说王永娥的诗歌。

王永娥的诗歌，和不少女诗人的诗歌一样，带有多或少的美国女诗人迪金森的痕迹。不过，好在她的诗歌中没有过地将迪金森的极致的哀婉情绪融进来，如果是这样，今天王永娥的写作只能是跟风式的诗歌写作而已。

盐池的诗人，从师涛、何武东、张联、单晓春等诗人开始，带有强烈的现代性诗歌特征，这种特征，说简单点，就是他们的诗歌创作，有着盐池大地的风骨，当然，如果这是一种标签式的诗歌写作，写写大地，写写风景，意思就不大了。盐池诗人的诗歌写作，是从盐池县的独特的地域出发，由多个方向延展乃至进入生活和内心，这种写作，是真实而有力度的呈现。

为我的懦弱
放一把火
让那几个胆大的
也醒醒神
为我的心虚
撒一粒种
让她枝繁叶茂
到每一根神经
为我的后悔
淋一场雨
让那看不见的污垢
也随污水稀释
为我的美白
泡一把香菜
去涂满每一寸肌肤
噢！香菜女人。

我是从《噢！香菜女人》这首诗感受到王永娥诗歌

的潜在气质的，就如这首诗，以诗人们不太关注的植物香菜入诗，生活的作料在这里成为向内涌入的感怀，表现出女诗人忧郁、芬芳、纤细、敏感的气质，暗藏着诗人对现实对自身存在的审视，这样的诗歌表达是不多见的。

当然，从所谓专业性诗歌写作的角度而言，王永娥的诗歌写作还显得比较芜杂，过于平实。但说起来，一个诗人一生其实就是在写作一首诗，王永娥的诗歌在我看来，就像是旷野中的一朵美丽的野花或欢乐，或忧伤地摇曳，细微之处迸发出炽热的火焰。这火焰，隐匿于她的内心，并通过诗歌自在的燃烧，并带有巨大的孤独感。就像《我在黑夜里看桃花》这首诗：

桃树不剪
才能从根部伸展
才能骨朵繁密
才能让我触手可摸
才能让我闻香即醉
只是
花下少了一个人
宝石蓝色的天空
点缀着几颗星

这首诗写得空旷，有一种凄清的孤寂的美，难得的是，她的空旷感，恰恰是我曾经在盐池的天空下感受到的。

博大广袤的西北，像盐池这样具有很强地域写作形态的城镇不在少数，用一个词来说，就是“原生态”，但我们当下的很多诗人却在写作与自己所处的地域完全无关的虚空缥缈的诗歌，花朵，石窟，老虎，灯盏，羊群……却忘了根植于大地的基本元素。这些年，也或许只有盐池的诗人们在致力于这样的诗歌写作，像星群一样，在苍穹下闪耀出灿烂的光芒。王永娥的诗歌，同样带给我们强烈的质感。

很难想象，读书不多的王永娥能写出这么多现代性的诗歌。在人们看来，王永娥的生活很单调，在县城，她早上送孩子上学，到舞厅里跳会儿交谊舞，再到图书馆看书，放学时再接孩子回家，周而复始，在很多人的眼里，这样的生活是平淡的，乏味的。但人的一生有时候很奇妙，被我们认为是“家庭妇女”的王永娥的诗歌竟然对生活体验得是如此仔细，角度也选得颇有意味，身边的场景，物象以及揉杂着少女时代的回忆，就这样自然纯粹地被她用诗歌提炼出来，柔软，细腻，不乏刚性，其中蕴含着诗人对自身当下处境的度察，这其中，暗隐着诗人的那些不可知的多种情绪构成的意境。这意境，带有浅淡的哲理意味，但也不落俗套，不说理，不矫饰。比如《从集上回到小树林》这首诗，很有些美国大诗人弗罗斯特的气质，这在女性诗人中，是不多见的。

“集上卖着五彩的丝线 / 集上卖着细孔的扎花针 /
集上摆满了新式的花样子 / 两个巧手的姑娘要做嫁妆 /
集上的班车通向着另一个集 / 小树林旁放下了我们 / 整

个树林一片茫然 / 远处站着一只 / 她们说是从没见过的狼 / 整个村子也没有那么大的一只狗 / 我们把树林走的更加茫然”，我们把树林走得更加“茫然”，这恰恰揭示了 we 当下的精神处境，因此，王永娥的诗歌让我惊讶。

关于王永娥的诗歌，其实我有更多的话要说，但是，一个诗人的写作，最终还是要回到自我的写作本身。为王永娥的诗集写序，并不见得我的诗歌写作有多么高明。面对王永娥的诗歌，我不过是有话要说而已。

是为序。

2015 年 10 月

阿尔，本名张涛，诗人，策划人，曾出版诗集《里尔克的公园》《银川史记》，随笔集《秘境之旅》等，现为宁夏作协副秘书长，银川市作协副主席，银川市诗歌学会会长，《黄河文学》签约作家。

当那种神圣被保持的时候

——读王永娥诗集

张 联

列维·斯特劳斯说：“人是把家园带在自己身边流浪的。”这是大地上的事情以及现代人类所要思索的所处的场景的问题。在每个场景里，我们都要把“家园”一再的拿出来进行一次神性的安放，所以“植物也会安慰自己”，这样的多重意义上的探索，在王永娥的诗中发生。

宇宙的家园，大自然的家园，地球的家园和人类的家园，在一定意义上流浪着，也安放着，成为诗。

我喜欢在洗脸时
抬头看见的那一切
那姹红的凤仙花
多么耀眼
那颤动的萝卜叶子
多么平和

——《植物也会安慰自己》

这是一种瞬间发生的事，可能在任何地方发生，这里本身就具有了一种宗教般的礼仪，“洗脸”一个动词“洗”，让人作为一个圣洁的一刻；素面洁净，面向这个

世界，才能看到的是美好的、鲜艳的、祥瑞的、安逸的、寂静的大自然的家园，呈现着不同的形式，成为生命的过程。

那轻摇的娇细葱秧
是爸爸播下的希望
被羊吃完叶子的桃树枝
又在长出新芽
我轻叹一声
连植物也会安慰自己

——《植物也会安慰自己》

在另一个瞬间里，是回忆，是我们的乡村生活和乡村历史的缩影。人是在流浪中又一次拿出家园，作为一次宗教般的安放，是鲜活的，也是完美的，我们的父辈的闪现，我们的羊，我们的桃树枝以及我们的长出的新芽，如《圣经》般的路上，一次赞美的叹息。

如《创世纪》第三十章第三十二节“今天我要走遍你的羊群，把绵羊中凡有点的、有斑的和黑色的，并山羊中凡有斑的、有点的、都挑出来……”这就是家园中的痕迹。

没有阳光的下午
兰草们弯着腰在打哈欠
一只蓝色的小飞蛾落下
我全然不知

——《没有阳光的下午》

不由让我想到《创世纪》第一章三、四节，“神说：要有光，就有光，神看光是好的，就把光暗分开了。”这一刻神把太阳的光暗分开了。成为无光。无光的世界中会在“静”中生“动”就有了光。兰草们的光，这是一片的生出些“动”的光，在诗人眼中的世界，又一束光加了进来，蓝色的小飞蛾从动到静的一个飞翔到落下的过程，生满了美丽的光。

诗人是这样的不动声色，难道这样的全然不知？所以我们说：“什么是真正的诗？就是当那种神圣被保持的时候，植物的动物的家园也在流浪中悄悄演绎了一次安放。”

当我坐在健身器上
才发现它像一片美丽的枯叶
竖着黏附于我的裤角
一动不动好似睡着了

——《没有阳光的下午》

其实，死是一种美丽的，最起码在诗人眼中，同样的生光的世界里，加进了一种异样的光。我想：在万物的轮回中，诗的灵性能够坐在时光的隧道上，才能成为历史，成为高度，才能成为灵魂的指向和思索。

“竖着黏附”，而不是横着，只因为有了一种飘逸的飞翔，成为一段短暂的留，死是有生命的，也是很温顺的，就像个儿童，一动不动的睡着了，就是回到了生命的起点。

你看：本身一只蝴蝶的来临，不知为什么，就是在诗人心中似“枯叶”一般，一定是有来由的如上解读。

我不敢碰它只轻轻地抖动
它无动于衷
我只好轻弹一下
美丽的蓝色飞走了
一个三四岁的小姑娘马上就哭
跟她爸说我杀了蝴蝶

——《没有阳光的下午》

诗人本身在光中，在一个神秘的被神安排了的下午，很戏剧性的在哑剧中登场，让几种光出现，一切在静态中发生，甚至魔幻般地变幻着，让死成为生的飞翔的蓝色之光，瞬间消失在我们的视野之外，就在我们沉思的片刻，更加动人的心弦，拉开了一个新的幕景。

这样的—一个如“口技”的艺术世界和演绎，惊堂木—响，好像我们从梦中醒来，从一个无声的世界瞬间转换在一个有声的世界里，来到我们人类的家园。

我们的童心正在哭泣，我们人性的善和纯洁，又一次在宇宙的家园里，它的舞台上展现着一个大的爱：一只蝴蝶死了吗？没有，只因轻微的一弹，在心灵上已成为一次血淋淋的谋杀和证实。

艺术本身就是—在预测着什么，询问着什么，也在警示着什么，我们要重新思考什么？

爱斯特拉贡说：咱们走吧。

他们站着不动。

我好像回到了萨缪尔·贝克特《等待戈多》的世界里。

2015年8月24日

你若去过我家的小院

王永娥

你若去过我家的小院，必会被某种氛围所感动，便会有舍不得离开的感觉。

一排屋子的对面是一排羊圈，我从没觉得羊粪有什么不好的气味。反倒，我闻见了蒿草与艾的味道，还和着墙外那棵大沙枣树的花香。这也许是我对植物的敏感吧！

院里除了那三棵大梨树留下的树坑，其余的地方全部被砖块铺满，只留下正屋门前两小方块地。一块种了韭菜，是妈说为了让院里增添点绿意；一块被爸种得五花八门，一半菜一半花儿。

之后爸又不满意，在南面墙根又腾出了第三块地，全部种着西红柿，当绿意展现出一点儿时，妈又栽了黄瓜苗和辣椒秧，还买了几棵光秃秃的树枝也见缝插针似的栽在了四周围。

井边堆放着一圈盆花，这些年妈妈一直没有看到过她年轻时的那种半黄半粉颜色的早晚花了，总是念叨，就像念叨她逝去的年华一样。

每天清晨，不是爸就是妈，把皮管子拉来拉去的浇着那三块小地。怕把秧苗冲断，总是小心翼翼的。浇水时总拿着块铁沙网，水从沙网漏下流进地里，就像平铺着的珠子在滚动，涌向每一行里。一直到西瓜与核桃树长了密密麻麻的绿叶；一直到西红柿与黄瓜开出了小米一样黄色的小花；一直到各色的花苞占满了枝头。那可不听话的小山羊就顶开了没被关好的羊圈门，一群小山羊就飞快地藏在了绿色里，就几分钟，树们又回到了刚被买回来时的干枝模样，甚至更凌乱些。西红柿被踏成一片倒向了泥土，花朵全没了头。爸爸那个心疼啊。我敢说爸抱怨了不止几天，因为他用了近两个小时都在扶起那些睡倒的植物并且修剪，还生气地把一些碎叶摔回给羊槽。

就连那一排香菜也像被踩碎在了土里。可是第二天又绿意盎然精神充沛啊。这一刻植物是坚强的，它们用一夜就埋藏好了自己的伤疤，继续着生命的前行。一个人，一个女人又该如何养护自己的伤口？

轻风下的每一次颤动，都像舞蹈。我盯着它们看，那么养眼，那么稀奇古怪。萝卜叶子的红茎多像人的血管，鲜红鲜红。小葱的秧如孩子的手指般弱弱嫩嫩。爱植物的人会把它们当小孩一样来呵护的，又感动着我们人类。

我的儿子深爱和好奇着每一株花草，年年会种一株土豆，在妈家的韭菜地边，就一株。每到周末，他都急

于去看，看他种的土豆是否长出了芽，又长了几片叶？
他还说他也想要“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呢。

人生，与植物可有相关？生命，与植物可有相似？

2015年9月